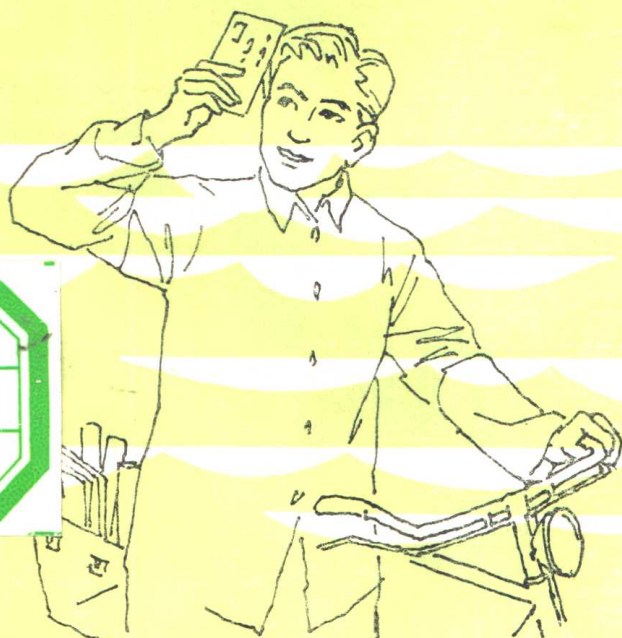


潮汐文丛

独特的歌

叶文玲





叶文玲

独特的歌

·中短篇小说集·

花城出版社

独特的歌

叶文玲

*

花城出版社出版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7.75印张 2插页 152,000字

1983年2月第1版 1983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1,500册

书号 10261·217 定价 0.73元

内 容 提 要

收入本书的九个短、中篇小说，有不少取材于青年男女的爱情生活。这些美丽动人的爱情故事，有的发生在江南水乡的村镇上、小溪旁，有的发生在北国市街的某一个拐角。作者以她女性所独有的细腻而又富于感情的笔触，传递一代青年的心声，具有发人深省的艺术魅力。书中一些其他题材的作品，赞美普通劳动者高尚优美的情操，鞭笞某些被污染了的人们的丑恶灵魂，也具异曲同工之妙。

序

“一本新书象一艘船，带领我们从狭隘的地方，驶向生活的无限广阔的海洋。”

瑞士作家凯勒这话说得多么好！一本好的新书应该是这样的。

南海气象万千的“潮汐”，冲出了我的这条“船”，但是否使亲爱的读者也能“驶向生活的无限广阔的海洋”呢？

我惶然。

我这条“船”太小——仅仅十几万字的容量。如果把它搁置在海滩上，与前后左右蔚为大观的海轮巨舰一比较，它就象一只最不起眼的小划子。事实上，它就是从“江南水乡”的河汊小港中摇出来的一只纤小而单薄的小划子；是周围帆樯林立的态势鼓舞了我，使我也兴冲冲地不揣鄙陋地加入了这“竞发”的行列。

我“建造”它的时间毕竟太短——仅仅一年功夫。八一年的新作大都收在这里。因来不及请时间这个最公正而严格的老师“验讫”，所以许多地方都有粗疏的痕迹：这里没有精刨细凿，那里还少了一道明亮的油漆……是百舸争流的局面

使我振奋，我也就慌慌忙忙带着这粗粗糙糙的小划子下“海”来了。我等待着海潮的洗礼、浪涛的冲击。

我是否太冒失？也是否有点“狂”？竟然用《独特的歌》作为它的名字！但愿亲爱的读者在听了我的粗哑的嗓音后，不致哑然失笑。

我能自慰的也就是这一点——不管优劣好坏，我是用自己真诚的心在歌唱的，尽管我非常敬羨前辈和同辈的许多人，他们有的嗓音高亢宏亮、气势磅礴，有如急流直下，有的歌喉甜柔优美、金声婉转，好似清泉淙淙，但我学不来呵，我学不来那雄壮，也学不来那幽雅，我只好用海边人的粗犷，用乡下人的憨直，唱出这生活的歌。

我最相信的也就是这一点——亲爱的读者是最严格的老师，也是最热情的朋友，他们会细心修整我这只简陋的小“船”，使它更能经得起时间的冲刷；他们也会耐心静听我的歌唱，然后指出我的不足，使我还有信心继续唱下去……

作者

八二年元月



目 录

1 序
1 篱下
19 屏幕
44 拐角
59 火山石
76 深潭
92 院长和他的爷爷
106 卧铺
119 独特的歌
137 小溪九道弯

篱 下

要在乡下，鸡早都叫了。可这儿，除了隔壁那只大挂钟嘀哒嘀哒的响，满屋子还是静悄悄的没一点声息……小鹏实在躺不住了，呵，这棉垫子铺的折叠床，昨晚刚躺上去时，觉得十分软和，这会儿，却教她窝团得越来越不自在，似乎胳膊腿都伸不舒展了。呵，哪有自家的炕好？那砖砌泥抹的光溜溜的土炕，冬暖夏凉，又宽又平；累了，舒胳膊伸腿，怎么躺都行，高兴了打三个滚也滚不到炕沿哩！……呵，还想这些干吗？真是个傻妮子，叫三姨表姐妹们知道，又要笑话哩！

小鹏悄悄爬起来了，很快穿好了衣裳，叠了被褥，因为不知道怎么竖起这张床，她折过来，扳过去，摆弄得满头大汗，还是没弄好。尽管她那自做的布底鞋在洋灰地上没踏出了点声音，额角头却偏偏一下撞着了绷绷硬的床架，好疼呵，她咬了牙没吱声，但睡在大木床上的表妹雅雅却被惊动了，睡眠惺忪地掠了一下额前的卷发，朝小鹏半恼半嗔的咕哝：“哟，哟，干什么哪？不会弄，先放着，吵死了，真

是……”说着，把脸冲向墙壁，管自又睡了。

小鹏惶惑地住了手，屏了声气，不敢看表妹一眼，轻手轻脚地走到了厨房内，才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厨房里的一切，她倒是认熟了的。昨天晚上她新来乍到，吃了晚饭后，当她动手洗那一大摞油腻腻的碗盘杯碟时，三姨和表妹雅雅就让她记住了菜橱里那盛清酱、黄酒、素油、白醋的各种瓶瓶罐罐，还教她注意别把碱面与细盐认错了；又指点她煤气炉的烧法，交代清楚刷案板和刷水池子的刷子是不一样的；这栋楼一早一晚用水的人多，水量不旺，所以洗衣服和拖地板最好在人们都上班后的上午或下午，洗衣服时，盆下要垫上那块木板，省得水龙头的水碰洒得哪儿都是……这一切，虽然头绪纷乱花样繁多，但心眼儿伶俐的她，总算都一一记住了。瞧，昨晚洗好碗，她当下就卷起袖子把这小厨房的大小器皿里里外外都揩抹了一遍，又刮净了菜橱门上那一片油光光的积垢，当时不就教三姨高兴得下巴颏上的肉褶子也抖了好一阵么？

唔，该点火做饭了……三姨昨晚吩咐过，早上是两种饭：三姨夫和表弟炜炜喝牛奶。牛奶一滚，兑上两个“水底月”——卧鸡蛋。而三姨和雅雅，通常都爱吃熬得稠粘的糯米稀饭、几片烤馒头……小菜是简便的：腌黄瓜、咸鸭蛋、花生米、甜果酱，不用煎不用炒，都是现成的。所以只要记住了程序，做饭很省事。

小鹏把装满了冷水的铝壶坐到灶上，拧开了煤气开关，转身来找火柴，却怎么也不见。哪去了？哦，她想起来了：

昨晚饭后，大家在三姨的卧室里欢聚笑闹，炜炜把父亲那精致漂亮的打火机一下抢到手里，再也不肯拿出来。脾气极好又极疼儿子的三姨夫，乐呵呵地让了步，一边剔牙一边吩咐小鹏到厨房给他拿火柴……哎，那盒火柴至今还在三姨的卧室里。怎么办？得去拿呀，否则拿什么点火？她蹑手蹑脚地走到三姨的卧房门口，哦，他们也都还睡得香哩，高一声低一声传出的是三姨夫那粗重的呼噜……小鹏急得鼻尖上都渗出细细的汗粒了，可是她不敢叫门……唔，先去拿牛奶吧？转一圈回来，说不定三姨就起床了。小鹏转了身，轻轻开门摸下了楼。

牛奶霎眼便取回来了，可是卧室里的人还是没响动。小鹏只好又回到厨房，当她正在团团打转、左右为难时，却传来一声尖叫，雅雅光着脚丫子跳到了她面前。

“该死的小鹏！……你开了煤气不点火，要把人都毒死哩！幸亏我鼻子灵，我的天！”雅雅火气冲天地边喊边叫，“叭”的一声关了煤气，又噼里啪啦的把门和窗子都打开了，一边不住嘴的气咻咻地埋怨着。

小鹏吓了一大跳，竟自呆了。当她结结巴巴地说了原委后，雅雅才一步跳过去，大喊小叫地撬开了父母的房门，这样一来，全家大小都惊醒了。

这下可……自觉闯了祸的小鹏，慌忙淘米做饭，坐锅炖牛奶。任凭大家说、嚷、吵、怨，她只是闷着头，露着可怜巴巴的笑容，不还一句嘴。

不管怎样，大家总算原谅了乡下来的小鹏，也总算忙乱

完毕。喝奶的、吃鸡蛋的、馒头片蘸果酱的，都一一吃完了饭。饭碗一丢，坐车的、骑车的、上班的、上学的，一一都出了家门。唔，该小鹏来收拾、也该她吃早饭了。可是，她望望盘子里剩下的馒头片，端起一碗已经变凉了的稀饭，却没有一点食欲。

呵，要是在家里，这会儿，已经在地里忙了一大圈回来的她，不早就捧着一大碗热腾腾的黄糊涂，就着蘸了酱的小葱，咬着苞米饼子，吃得又香又甜么？……怎么回事呢？第一天的第一顿饭就不想吃，不顺心，往后可……不不，万事起头难，惯了，就好了。昨天清早，临去上火车时，娘拉着手，千叮咛万嘱咐，不早就交待了么？是呵，不能这样，在家千般好，出门事事难，城里不比乡下，什么事都得学着点、忍着点，往后的日子，长哩！想不到这一层，自己舍东摆西，巴巴结结地跑来，为啥哩？爹捉鸡子娘扯衣裳，忙忙乎乎地打发她出门，又为啥哩？……小鹏终于忍下了堵在喉头的一团东西，端起碗，稀里糊涂地把稀饭吞下去了。

啊，面前还有一大堆活要忙。瞧，屋子里乱七八糟，一切都要从头理。地板这么脏！昨晚大家吃小鹏带来的鸡——做成的白切鸡；小鹏虽没吃一筷子，但大家却啧啧不已，都说味道鲜美极了。吃得开心已极的炜炜，把鸡骨头往地板上又扔又吐，三姨当下就示意了：今天无论如何得擦洗擦洗地板；昨晚闻讯赶来的表姐嫋嫋也把一岁半的儿子飞飞抱来了。撒尿拉屎、淘气得一塌糊涂的飞飞，一个钟头里就换了两条裤子，换下的裤子连同全家大小不知什么时候脱下的衣

服，都卷在柜子底下那个大铝盆里，不用说，也得洗哩！小鹏来不及多想别的，快手快脚地刷了碗筷，理的理，抹的抹，拖了地板，拧开了水龙，把满盆的脏衣服端到水池里泡了起来。

一注清水哗哗地流，小鹏的思绪霎时象拧开龙头的这股水，急湍起来……呵，人真象只鸟，说飞就飞来了。昨天的这会儿，还在火车上，前天的这会儿，在？……对了，在河边。就要走了，她把爹的、娘的、兄弟身上的裤褂、被里、还有自己的衣服，都拿了来……正捶着、漂着，他来了。他还是来挑水的！是的，以前他每天不早不晚，总是在小鹏洗衣裳的时候到河边来挑水，一挑又一挑，总是小鹏洗完，他的水也刚挑完，也不知他家的水缸到底有多大！有次小鹏咬着嘴皮挑明了问，这可把他问慌了，当下就扭过了红涨涨的脖子结结巴巴答：“我……我这两挑是给三叔婆挑的哩！”这话不会假，三叔公过世了，三叔婆又是军属，大人小孩都敬着哩，这一来，小鹏倒觉着没意思了：何必问那一句？瞧，从那以后，自己洗衣服，再也不见他后脚盯前脚地来挑水，再也不见他又是洗脚又是涮桶，在河岸上磨蹭个没完没了的啦，唉，也许，人家压根没那个意思，自己多心了？不不，没那个意思，他前天又跑来干什么？正是中午歇力的时候，庄户人谁在那个时候挑水？偏他来了，一脸的阴霜黑气！好大胆，竟直冲冲地朝她跟前走来哩，挨得近近的甩下了肩头的水桶，“叭哒！”一声，溅得人满身水花！她轻轻嘟囔了一声：“咋啦？”他便出气冲倒墙地答了：“咋也不咋，往后想沾

（溅），连边也沾不着哩！”话音未落，接着那声叹！……伤心抬眼一看他，呵，白惨惨的一张脸，只觉那两道眉分外的黑！这，哪是以往的他？不用说，他恨哩，恨我走哩！唉，恨也晚了，谁叫你不早点拿主意，早点……唉，早也没用，谁叫咱这个队还是肋条敲铁锨，穷得丁当响哩！人家邻队邻社，不少都发了、富了，可我你这个家，唉，你的家，先不说，反正咱一没许婚、二没订亲，八字没一撇，穷富不相干哩！我那个家，爹娘哥哥都是木疙瘩头，三脚踢不出个响屁的人，光知道死罪活受，老老实实种庄稼，心急火眼的，一下子叫他们上哪抓挠钱哩！至今我家还是那两间趴趴房！哥哥二十八的大汉子了，至今还是娶不进媳妇来！就这两件钻心事，把爹娘的头发都愁得根根白哩！我一个闺女家，把腿也当胳膊使，浑身汗毛孔都变作心眼，也变不出好法儿来呵！这才想去投靠三姨……自古说富在深山有远亲，穷在街头没人问。这话对，如今世情也淡薄哩，多少年了，三姨也没记挂过我们家，当然，以往人家自己也三起三落的、没个顺当日子哩，这会好了，也不知挑着了那根顺筋，立时捎信让我去哩，让我先去她家住一段，户口、工作自有姨夫设法哩！想想，这是庄稼人巴都巴不来的好事儿，怎不动心哩！爹娘喜欢疯了，娘把攒在枕头下的几元钱都摸出来，当下就去给扯了一身裤褂，好好歹歹的，她是在想着打发闺女哩！爹逮了家里下蛋的三只“九斤黄”，听说火车上不让捎活物，当下又退了毛开了膛，干干净净地在屋檐下晾了起来……庄户人家没点递手货，穷是穷，赖好要顾个礼义人情呵，我那哥，

也从怀里把他不知揣了多久的十元钱掏给了我：“给，妹子，打个车票吧！”他眼里噙了泪，神情还是欢喜的呵，我这一走，以后就能助他一臂之力哩！事情到了这步田地，能不走么？可这话又怎么从头说？说了有什么用？真正是莲蓬结籽在心里，在人眼前不能提。这滋味不好受呵，可真是一根肠子断八截哩！烦、急、乱、愁，活活难死人哩！偏过了头，为的是不让他看见这两颗不争气的泪！这眼泪，悄没声儿的滴在那河水中了……他许是没看见？呵，一定没看见！等了一会，见我一声不吭，他恨恨地一跺脚，走了。走了也好……只是，他那扁担儿怎么晃悠得这么厉害？脚步一脚高一脚低，活象坠了千斤石拖不动哩！……等走远了再细看他，那眼泪可就管不住了，哗哗地滴得就跟流水一样……

水哗哗地漫出来了，呵，这自来水管的水，竟也这么急！小鹏慌忙关了龙头，又抹了一下眼眶。唉，人都到了这儿了，还哭天抹泪的做什么？有本事，当时就挺住不来啦！

快洗，快洗……唉，在这里窝窝憋憋地洗衣服，真不如到河边痛快。在河边，三捶两搓、一淘一漂，马上就亮瓦瓦的见了水色！在家乡的小河边，蓝莹莹的天上，太阳暖洋洋地照着，岸柳梢头，细溜溜的小风痒丝丝地吹着，多惬意，多美气……唉，别想了，兴许我真是生就的穷命，给个洋福也不会享哩！三姨不是说了么？往后，她要买个洗衣机，省得成天洗衣服。唔，那洗衣机是什么模样？让机器辊子轧来轧去，不损领子毁衣裳么？说是说，三姨也不见得会买，我一来，她更不用买了，要不，我就闲着没事干了……呵，这

么多衣服、单子、枕套……兴许，她们家半月都没洗过衣服了……

小鹏毕竟是手脚麻利的，当时钟当当敲过十一点时，她终于把三条单子、四只枕套，连同大大小小一二十件衣服全都洗清了，长靠短打地披挂在阳台的三根竹竿上了。这会儿，她真想在阳台上多站一站，看看马路上那热热闹闹、熙熙攘攘的景象，可是，钟敲过十一点了，又该做午饭了！

午饭是简单的。三姨夫不回来吃，三姨交代过：只要焖好一小锅大米饭就可以了；小菜今天不用买，昨天剩余的都堆在阳台上，她只须拣拣摘摘就行。昨天她带来的三只鸡，当晚吃了一只，精明能干的三姨，又用香盐花椒腌了一只，说是留着过节吃。另一只，三姨也派了用场：指示她下午用砂锅清炖，晚上有客人来哩！中午，简简单单的来个韭菜炒鸡蛋，蒸盘咸鱼，再烧个白菜汤就凑合了。

小鹏坐好了焖米饭的锅，动手摘韭菜。一边想着：城里人吃饭多麻烦，顿顿要汤要菜，还说是“简单的”。我要不来时，她们又该怎么忙乎呢？这城里人开销也就是大，莫看三姨家里里外外挺排场，除了炜炜，都有工作，按说钱总不缺吧？可是，见面没半个时辰，三姨就唉声叹气直抱怨：现在东西涨价了，莫看我们都挣工资，还月月接不到头哩！你三姨夫三天两头出差，不说别的开销，每月的烟钱都多花二三十……小鹏当时一声儿没吭，心里怎么也想不通吸烟会吸那个大数目。是的，爹吸的是自己在地头种的叶子烟，一年到头不花半分钱……怎么能比呐？你看，姨夫那个漂亮透顶的

打火机，说是香港货，二十一元买的，抢都抢不到手哩！小鹏一听，憋住了个“啊”字没出声，唯恐人家笑话自己少见多怪没出息，心里可就慢慢地明白了。不知怎么的，从那会儿起，对三姨一家对她的那种说热不热说冷不冷的口气和态度也细揣细测起来了。是呵，都说人越富心越冷，眼皮子也就越薄得不待见穷亲戚。这亲嫡嫡的三姨，以往几十年，虽没断了音讯，却也从没沾过她什么光哪！这回我来了，三姨你和表姐妹怎么使唤我，让我怎么出力都行，只是千万莫要冷眼相看哪！小鹏家道穷，却是爹娘眼前的娇女，从没听过一句重话哩！小鹏乡里生乡里长，却也是庄上数得着的能干姑娘，不是为了爹娘兄弟，谁来投亲靠友哩？哦，眼前，三姨和姨夫看来还不会冷待她，就是这同庚同岁的表妹雅雅脾气太娇，说话就冲人。不过，也莫怪，人家是城里的知识分子嘛，又时髦又漂亮，在什么公司上班的，当然不能比哩！自己莫要小心眼儿，哦，客客气气让着点就是了，反正总不会相处一辈子！……

韭菜一根接一根地摘，小鹏的心事也扯连个没完没了……呵，这韭菜怎么这个颜色？这蔬菜一到城里头就变了样，一点都不鲜活水嫩的了。要在乡下，临吃时去割一把，真是嫩生生、水灵灵，绿莹莹的叶尖上带着露珠儿，白生生的根梢上透着鲜气儿，生吃都有个特香的好味儿哩！可惜，是呵，那年队里不也辟了个菜棚子么？那年，他也还小，队里派定他跟“菜王”三叔公当副手哩。那菜棚子不大，可三叔公有手艺，菜种得葱青蒜白出奇大旺！光韭黄和番茄一季就卖好几

百！谁知道陡坡跑不了快马，当时的政策硬是不饶人，三批两批的，批没了菜棚子，也批倒了三叔公，老人家两腿一伸，一口窝心气没出归了天！队里的副业，一项一项跟着散了摊，倒了架！后来呢？越折腾越乱，越折腾越穷，到如今还是家家超支，队里一直没补过窟窿儿！他倒是有志气，前不久听说他还发誓要把从前学的那招儿亮出来，要帮着队长把副业摊子再撑起来，可说来容易做着难！没边沿的窟窿难补，没家底的穷家难当，什么时候才能熬过来呢？不说别的，去冬今春，队上也种了几畦韭菜，可大家丁点儿不舍得吃，都去换了钱了……难，难呵。如今的农村，骑了快马插翅膀飞的有，穿了前卖生姜后卖鸭梨的“窟窿鞋”在原地打转转的也有，我们的队，不就象后头这一种？难，难呵！要不，自己何至于跑出来？……呵，时令已过霜降了，队里的菜棚子，今年还搭不搭？他们真的会大干起来么？……唉唉，又想这些干什么？反正自己离开了，不回去了……

“咣当！”哎，是炜炜回来撞开了门。

“饭还没好？！你都干什么了？”炜炜一进门就设好声气，不用说，这是家里的天子王孙，半点怠慢不得的，小鹏自觉迟延误了事，连声说：就好，就好。慌忙拖案板、拿菜刀，又切又炒起来。

炜炜倒也没追究。自去开了点心盒吃蛋糕。谢天谢地，总算在三姨和雅雅进门时，饭菜都做好了。

真是烧香引来鬼，磕头撞了钉。小鹏把浑身的本事都使出来了，可三姨和雅雅对她做的饭菜却蹙眉又摇头。雅雅掀